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国外思潮译丛 · 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Charles Taylor*  
查尔斯·泰勒

〔澳〕露丝·阿比 编

韩升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013070636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果

B711-53  
01



国外思潮译丛·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Charles Taylor

查尔斯·泰勒

[澳] 露丝·阿比 编

韩升 译



北航

C1678146

复旦大学出版社

B711-53

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尔斯·泰勒/[澳]阿比(Abbey, R.)编;韩升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8  
(聚焦当代哲学/黄颂杰、朱新民译丛主编)

书名原文: Charles Taylor

ISBN 978-7-309-09712-2

I. 查… II. ①阿…②韩… III. 泰勒, C. -哲学思想-研究 IV. B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4781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rles Taylor (edited by Ruth Abbey)

ISBN 978-0-521-80522-3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200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本书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仅可在中国大陆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7-846 号

查尔斯·泰勒

[澳]阿比(Abbey, R.) 编 韩 升 译

责任编辑/陈 军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14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712-2/B·466

定价:27.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聚焦当代哲学”中译本前言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曾经占据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因为,除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像福柯、德里达这样一批非分析派的哲学家之外,英语系国家也涌现出了反对分析哲学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辑过一本颇有影响的推崇分析哲学的论丛《语言学转向》(1967年),而在1979年,他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这本书却沉重地打击了分析哲学。有些西方学者把这本书看作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从此以后,西方哲学步入了人们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不过,事实上,西方后现代哲学仍然处在一个形成过程中,它的脉络尚不清楚,对于哲学爱好者来说,掌握它的要点乃是一种智慧上的挑战。虽然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许多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界已经深刻地研究和理解了他们的理论。

我们惊喜地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02年起着手编辑出版一套“聚焦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丛书,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十一册。这套丛书的着重点是介绍、评论和批判当代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它囊括了当今公认的最著名的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了当今对这些哲学家深有研究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撰写了各种研究性论文,把它们编辑成册,每一册仅仅专注于一位哲学家。我们在2007年把这套丛书推荐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总编。高先生对此很有兴趣,并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其中六册的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它们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这六位哲学家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而影响也比较大的。罗蒂(1931—2007)是当代美国影响最广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文化、文艺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两度来华,其中2005年暑假来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麦金太尔(1929— )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之一。戴维森(1917—2003)是当代美国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诺齐克(1938—2002)是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哲学家。泰勒(1931— )是当代加拿大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库恩(1922—1997)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已有许多中译本,而关于他们的评论性论著的中译本倒不多。

这套丛书选取的哲学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泛,他们不光是哲学家,也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除了哲学,还有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学、文艺批评、文化学、社会学、科学技术、逻辑学,等等。尽管这些哲学大师在许多领域内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套丛书的每一册只聚焦于那位哲学家在某一个领域内最为独特的成就。它力图清晰地阐明这位哲学家所注重的哲学议题,以及他如何系统地论证自己对这些议题的回答,所以,读完一册之后,读者对于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就会获得比较清楚而深刻的系统理解。毫无疑问,聚焦性是这套丛书的首要特点。《理查德·罗蒂》注重讨论罗蒂对西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即对表象论和基础论的批评。《唐纳德·戴维森》着重阐述戴维森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即他对真理论与意义理论的见解。《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专门探讨麦金太尔对伦理学的论述,即他对以美德为中心概念的伦理学的发挥。《查尔斯·泰勒》集中于泰勒对形而上学的新发展,即他试图在一种新的框架之内重新回答某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罗伯特·诺齐克》很自然地评述诺齐克的正义论,即他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理论。《托马斯·库恩》不容争议地评判了库恩在科学哲学上的独创,即他对科学革命的革命性解释。但是,着重于某位哲学家的某个领域和理论绝不是撇开其他领域和理论,因为这个聚焦不是孤立的狭隘的,而是以广泛

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现状为基础,在与当代各种学说、理论、观点的联系、碰撞、争论、交锋之中展开的。就是说,聚焦性是全面性广泛性相结合的。因此,每读完一册就不仅能理解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而且能对这位哲学家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读完这套丛书之后,就会对当代英美哲学具有一个广泛的了解。

还须指出,这套丛书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和一般地论述这些哲学家的学说,它还从各种角度批判了这些学说。论文的作者在对这些哲学家表示赞同和颂扬的同时,也不乏批评和诘难。有些作者还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证和驳斥。从而,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读者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当代西方哲学是一种极具争议的思想潮流,后现代哲学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和发展。这套丛书的批判性或多或少为这方面的努力指出了一些可探索的方向。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长处乃是它的可读性。由于上述那些哲学大师力图创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他们往往使用了一些新的词汇和概念。另外,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理论,因此他们的论证不得不变得十分的复杂和难以理解。这套丛书的大部分论文都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明各种观点和论证。所以,对于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它是一套上乘的参考书。就一般的哲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而言,它乃是一部入门的教科书。

本丛书的译者都是哲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反复地讨论和校对,力图忠实于原著,并且,力求译文的流畅。尽管如此,受制于水平等多种原因,错误还是难免。衷心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创新基地和研究中心对翻译这套丛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基地和中心的科研工作。这套丛书也是黄颂杰的科研项目(“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05JJD710125)在进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该项目归属于上述研究中心。

黄颂杰 朱新民

## 作者简介

**露丝·阿比(Ruth Abbey)**,肯特大学政治理论资深讲师,《现代哲学:查尔斯·泰勒》(*Philolosophy Now: Charles Taylor*, 2000)和《尼采的中期》(*Nietzsche's Middle Period*, 2000)的作者。

**威廉·E·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和系主任,著作《政治话语的措辞》(*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在1999年被授予本杰明·利平库特奖,是一部“具有卓越品质且至少问世15年以后依然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著作”。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多元化的特质》(*The Ethos of Pluralization*, 1995)、《为何我并非一个世俗主义者》(*Why I Am Not a Secularist*, 1999)以及《神经政治学:思考、文化、速度》(*Neuropolitics: Thinking, Culture, Speed*, 2002)。

**赫伯特·L·德雷弗斯(Hubert L. Dreyfu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成员,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哲学、文献哲学以及人工智能的哲学蕴涵等。他除了著述论文百余篇,还是《电脑(仍)不能做什么:对人工理性的一种批评》(*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1992)、《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1983)、《心灵高于机器》(*Mind Over Machine*, 1988)、《在世》(*Being-in-World*, 1991)以及《论因特网》(*On the Internet*, 2001)的作者。

**琼·贝斯克·埃尔斯通(Jean Bethke Elshtain)**,芝加哥大学社会和

政治伦理学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教授。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成员之一,埃尔斯通是多部著作的作者,最新著作为《简·亚当斯与美国民主的梦想》(*Jane Addam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n Democracy*)。

弗格斯·克尔(Fergus Kerr),牛津大学布莱克弗赖尔斯会的董事,著有《维特根斯坦以后的神学》(*Theology after Wittgenstein*, 1986)、《不朽的渴望:超越人性的视野》(*Immortal Longings: Versions of Transcending Humanity*, 2002)以及《追寻阿奎那:托马斯主义的版本》(*After Aquinas: Versions of Thomism*, 2002)。他还是《新布莱克弗赖尔斯》(*New Blackfriars*)杂志的编辑。

斯蒂芬·马尔霍尔(Stephen Mulhall),牛津大学哲学系成员和新学院研究员,著有《斯坦利·卡维尔:对日常生活的哲学描述》(*Stanley Cavell: Philosophy's Recounting of the Ordinary*, 1999)、《传承和创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Inheritance and Originality—Wittgenstein, Heidegger, Kierkegaard*, 2001)以及《论影视》(*On Film*, 2002),同亚当·斯威夫特(Adam Swift)合著《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Liberals and Communitarians*)。

梅利莎·A·奥尔利(Melissa A. Orlie),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政治科学系副教授,《生活伦理化,行动政治化》(*Living Ethically, Acting Politically*, 1997)的作者。她近期即将完成一部关于尼采、爱默生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新道德根源的著作,并正在继续撰写另一部有关公民身份、消费和全球经济正义的著作。

泰利·平卡得(Terry Pinkard),西北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从康德到当代的德国哲学,尤其是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著述涉及法哲学、政治哲学和生态伦理学。著作包括《黑格尔的现象学:理性的社会性》(*Hegel's Phenomenology: The Sociality of Reason*, 1994)和《黑格尔传》(*Hegel: A Biography*, 2000),最新著作是《德国哲学 1760—1860:观念论的遗产》(*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2002)。

尼古拉斯·H·史密斯(Nicholas H. Smith),悉尼麦夸尔大学资深哲学讲师,著有《强释义学:偶然性和道德认同》(*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1997)以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2002),还是《解读麦克道威尔:论心灵和世界》(*Reading McDowell: On Mind and World*, 2002)的编者。

## 致 谢

在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所有亏欠中,充满感激的亏欠可能是最令人高兴的。对之进行回报同样是一种快乐,即使这种亏欠永远也不能被完全偿还。在编辑本卷过程中,我最应该感谢的是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我还要对八位作者的积极参与以及所给出的精彩论文表示诚挚感谢。在本卷文集得以形成的早期阶段,来自加里·格特汀(Gary Gutting)的鼓励同样意义非凡。泰伦斯·莫尔(Terence Moore)一直给予支持。那些一贯的支持者还包括克利福德·安多(Clifford Ando)、迪恩-彼特·贝克(Deane-Peter Baker)、艾利森·查普曼(Alison Chapman)和杰里米·穆恩(Jeremy Moon)。最后,应向泰勒不断给予其读者以灵感表示衷心感谢。

# 目 录

|                               |                  |
|-------------------------------|------------------|
| 作者简介                          | 1                |
| 致谢                            | 1                |
| 导论 以不合时宜的方式进行的适时沉思——查尔斯·泰勒的思想 |                  |
|                               | 露丝·阿比 / 1        |
| 第一章 泰勒和释义学传统                  | 尼古拉斯·H·史密斯 / 31  |
| 第二章 泰勒之(反)认识论                 | 赫伯特·L·德雷弗斯 / 56  |
| 第三章 自我和善:泰勒的道德本体论             | 弗格斯·克尔 / 95      |
| 第四章 阐明自由主义的视野:泰勒的政治哲学         |                  |
|                               | 斯蒂芬·马尔霍尔 / 119   |
| 第五章 宽容、信仰变更和承认的政治:处于争议中的自我    |                  |
|                               | 琼·贝斯克·埃尔斯通 / 143 |
| 第六章 泰勒和女权主义:从身份的承认到善的政治       |                  |
|                               | 梅利莎·A·奥尔利 / 157  |
| 第七章 天主教信仰和哲学:一种无神论的理解         |                  |
|                               | 威廉·E·康诺利 / 187   |
| 第八章 泰勒、“历史”和哲学史               | 泰利·平卡得 / 212     |
| 参考文献                          | 244              |

## 导 论

### 以不合时宜的方式

### 进行的适时沉思

### ——查尔斯·泰勒的思想

露丝·阿比

很多事情都表明，查尔斯·泰勒在当代哲学图景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泰勒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持续不断地著书立说，尽管他多年前已经从麦吉尔大学退休，但他的智识精力却持续不减。他继续创作、教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演说。正如他的巨著《自我的根源》所表明，泰勒涉猎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家——既有经典的也有不太著名的——以证明其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进路。他用法语或德语进行著述和演讲如同用英语一样轻松自如。可能泰勒工作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关注的范围。即使是其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泰勒对广阔领域的哲学争论所作出的贡献：道德理论、主体性理论、政治理论、认识论、释义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美学。他的近期著作表明他已涉足宗教研究。

在一个学术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里，在如尼采所描述的一个刻板的学究时代里，泰勒能在所有这些领域对哲学对话有所贡献，这使他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他思想的这种特征被定为不合时宜的，是因为其著作范围的广度及其不断扩展意味着他更像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经典思想家而非最当代的哲学家。不论指责他们是什么性别歧视、种

族主义和/或族群中心主义,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尼采这样一些人——这个名单并未穷尽——他们都对哲学探究的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泰勒同样以这样不合现时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sup>①</sup>。

同时,泰勒对哲学争论的贡献也存在许多适时的方面:他的介入通常似乎是由于不满主流理念而被激起的,或至少是不满于问题形成的方式。泰勒对于许多现代道德理论之狭隘和僵化的攻击,他对权利思维的原子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批判,他对同现代性一起出现的新的道德可能性的描述,他对承认的政治的分析,以及他对社会科学的行为理解需要思考自我解释的坚持,所有这些都表现在他对其所认为的缺漏和曲解的反应之中。而这些缺漏和曲解存在于这些论题被概念化的方式之中<sup>②</sup>。如此直接地在特定时期进行对特定问题的系统阐述解释了人们几乎在所有争论焦点中对泰勒思想的最初感觉:在我们阅读其著作时通常发现自身也进入当前的争论之中。这就使泰勒的写作具有了即时性和生命力,从而使他与许多其他当代哲学家的更形式化和相分离的论调有所区别。

这种适时的思考和不合时宜的方式的结合提出了泰勒思想的体系问题。一方面,一个对不同领域的哲学问题都有话要说的思想家可能被期待在对各种不同问题的回应中表现出一种严格的并且甚至是可以预期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一个如此直接地参与到时下各种争论的人可能会更被理解为其贡献是分散的和有针对性目的的。在泰勒身上,我们并未发现任何上述倾向:他在各种哲学领域中表现出一种并非严格体系化的一致性。正如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所阐述的,在他所参与的哲学的不同领域中存在着一种相当的和谐一致性。然而在致力于特殊领域时,他又能灵活处理并积极回应而非固守于该哲学体系的成法。

## 第一节 泰勒和释义学传统

从一个宽泛的视野来看待泰勒的思想,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

las Smith)将其定位于哲学释义学的传统之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史密斯介绍了几个主题和关注点,继而其他撰稿者又在更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史密斯的篇章涉及了如此宽泛的领域是因为他坚持人类生成意义的能力的重要性是贯穿泰勒思想诸多方面的线索。

史密斯以概括释义学的几个意义开始论述,继而表明了这个词在应用于泰勒著作时的特殊性,泰勒对释义学的兴趣基本上源于其哲学人类学:他能够被界定为一个释义学的思想家是因为他相信人类是自我解释的动物。于是,他追随海德格尔将释义学与本体论相连。对泰勒的哲学人类学的进一步考察表明,释义学同样是其认识论的中心。这是因为他视人类知识为参与和体现行为的结果。同海德格尔的影响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位20世纪思想家——梅洛-庞蒂的巨大遗产对泰勒思想发展的影响。(梅洛-庞蒂对泰勒的影响同样体现于德雷福斯和克尔的篇章之中。)

泰勒首先坚持知识是被具体化的存在和经验的结果。我们在认识上遭遇世界的方式被我们是肉体这样一个事实所塑造和约束。这给予了我们一种最初的对世界的知觉定位,反映了我们的肉体以及所面对的世界在我们感官上的相对位置。譬如,首先,我们只能从某个角度来观察事物,但我们可以通过移动我们的肉体或对象来改变我们的角度以进行观察。当然,更精密的观察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出现,会使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超越这些肉体的局限,但是在这里泰勒关注的是知识的基础,以及在本体意义上源初的知识。更进一步,他论证道,这些技术和/或科学理论使更精细的认知方式成为可能,但它们本身也是嵌入或者最终依赖于这种本体意义上的源初认知样式。譬如,借助于显微镜,科学家能够观察到仅用肉眼根本无法观察的事物,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依然要通过其身体来使用这种工具,如需要调整其眼睛等。

如此表现的认知者同样是参与型的行为者,他最初是通过实践经验而非超脱的沉思来了解其环境。周围的世界呈现为一个有意义的语境,个体在其中进行各种行动、交互行动并追求其目的的实现。史密斯认为,这位将知识描述为释义性的重要的提醒者(指查尔斯·泰

勒。——译者注)并非意指解释必须是自觉的和清晰的;解释可以是隐晦的和前反思的。如此它们典型地形成了一部分理所当然的知识背景,还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反思的知识的参与——被质疑或充分反思的信息和观念于是变得熟悉起来并变成理所当然的知识背景。这种隐晦的知识背景(background)提供的知识条目或反常事物和困惑能够成为自觉探询的对象的背景(backdrop)。但正如泰勒反复强调的,这种背景(background)本身不能以这种方式成为反思的对象。未被考察的背景的存在是反思性认知的先决条件:为了被研究和考察的事物,他者必须在位(remain in place)。

泰勒关于人类是自我解释的动物的观点赋予了语言在人类生活中以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他对认识论的研究路径使具体化的行为成为十分根本的一样,他对语言的思考使人的表达能力变得非常重要<sup>③</sup>。语言的其他的更工具性的应用——例如,为了有效的交流——抽象并寄生于这种基本的表达性能力。史密斯在这种联系中探讨了泰勒的主张:语言或语义维度(semantic dimension)的存在突出了人类与语言的关系中某种更独一无二的东西。这个“语义维度”意指的是这种理念:存在一种准确表达事物的方式,它只有通过内在于表达自身的标准才能得到提高。正确地表达事物意味着的远非仅仅准确地传递信息。譬如,寻求一个反义的词或短语以表征感情、经验或处境,就使一个人处于语言的语义维度之中。几种不同的表达可能都足以传递正在思考的信息,但其中一个将比其他的更富有表达性。并且对于泰勒而言,由于语言部分地构成认同,在这些例子中“彻底了解它”会影响并改变我们理解自身和他者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努力获取一个正确的表达更多地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成功地从语义上彻底了解某物总是临时的,而且最好的特征描述(characterisation)会潜在地被一个更好的对事物的整体描述(description)所替代。

史密斯继续考察了泰勒关于人类作为自我解释的动物的观点对伦理学而言有哪些分歧。对于泰勒而言,强评价是自我理解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他相信正常行为的成年人持有某些比他者更有价值和更重

要或更基本的伦理价值观或理念。于是在泰勒这里,当释义学探究主要聚焦于我们如何解释我们自身时,释义学就存在着一个固有的伦理学成分。然而,在此,释义学再次不应同有意识的表达相交汇;我们能够拥有潜意识的或隐含的或理所当然的对我们自身的理解。然而,由于语言是这样一种人类身份认同的重要成分,我们通常努力地去明确表达我们的自我理解。这在当那些理解被他者质疑或当一些事件的某种转折促使我们去再考察先前被毫无疑问地接受的东西时,会更加突出。

因而我们的自我理解被强评价建构在一个纵向的平面上,在此意义上这些评价反映了一种对什么是更高和更低的伦理意义的感知。我们的自我理解同样建构在一个跨时间的横向的平面上。在此,海德格尔的在场再次可以被感觉到,因为泰勒接受了其人类作为此在的主题。根据泰勒,当我们解释我们自身时,我们视自身为可被记忆、重构和再解释的过往存在,正如我们富有想象力地规划自身和未来的目标一样<sup>④</sup>。泰勒主张作为此在的我们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对我们生活的叙述性的解释。我们视我们的生活为未展开的故事,于其中我们根据不同的有力的价值之善和目标而走近或远离。然而,在史密斯看来,这个特征是否值得在人类本体论之中有一席之地是有疑问的。

## 第二节 泰勒的(反)认识论

为史密斯提及的泰勒认识论的某些关键因素被赫伯特·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探究,德雷弗斯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泰勒长期持有的有关认识论的观点,并且根据近期在这些问题上与泰勒的未发表的通信,将这些观点及时更新。泰勒的信念——人类知识是参与性的、被体现的行为的结果——提供了德雷弗斯对所谓泰勒反认识论的批判性分析的起点。若我们不是在广义上来理解认识论——即指关注知识、真理和确定性的哲学分支——而是在笛卡尔开

创的更狭隘的知识进路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话,这个标签是有意义的。根据这种更狭隘的界定,认识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知识问题:预设了一系列诸如主体/客体、知者/被知者、心灵/世界以及内/外等相互强化的二元论。当知识的生成在这样的框架中被思考时,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使这两者联系起来。泰勒所谓的调和的认识论(medial epistemology)提供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正如德雷弗斯所描述的,“内在于心灵的东西与外在于世界的东西之间的根本差异必须被调和以使主体拥有世界的知识,认识论就是对这种调和的研究”(见第二章)。当泰勒谈及克服认识论时,他意指超越或者也许是脱离这种知识的调和观点而达到一种有参与的、被体现的行为者产生的对知识的理解。然而,他在这种狭义上对认识论的批判并非指向一种纯粹历史性的知识概念,因为泰勒主张某些当代理论家即使在他们宣称已经克服这种认识论时仍困于这种认识论的模式之中。

德雷弗斯通过概括泰勒的立场,思考某些可能的对泰勒立场的质疑,并继而确定这些质疑的重要程度,以此来讨论某些泰勒知识观的明显问题。德雷弗斯考虑的第一个这样的质疑是“瓮中之脑”(brain in a vat)。如泰勒所见,对知识的调和式的研究的弱点之一是它以一种过去理智主义或心灵主义的形式来理解知识。因为其根基是心灵/世界的分裂,它根据心灵中或多或少反映了世界内容的意见来推断知识。相比较而言,泰勒认为,正如我们所见的,知识的更源始的基础是我们能动参与的对世界的处置。德雷弗斯考虑到泰勒在此的立场会使其招致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即主张世界是在自我之外独立于认知者而存在的。他参照笛卡尔所引起的“瓮中之脑”的说法来探讨这个问题。德雷弗斯问道,泰勒的知识的参与体现的行为者是否能确信他们正在应对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或他们是否恰好拥有一种应对的经验。(德雷弗斯采用的对这种可能性的另一个简略表达是“黑客帝国”,因为在以此命名的电影中经验是由智能电脑生成和组织并供应给瓮中之脑的。)在泰勒的观点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心灵并非体现于或参与到外部世界而只是一个位于某处获得被如此体现和参与